



橋雨

每年每年，五月的風總是悄悄地為相思林帶來泛量的消息——嘩，那些濃得令人難過的相思花！不久，撩人愁思的鳳凰花，更是趁著你不注意的時候，排山倒海般泛濫起來——不等你的承認，它就已經造成事實了。而且，總是這樣，每年每年……
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為什麼五月的輕風吹來，我總是按耐不住心靈的悸動……，正如我不知道，為何五月的風總是帶來濃濃的草香一樣。

逝去的時光，不應全然都是一聲嘆息的。有時候，它簡直就是一句不滅的風鈴，永恒地琮琤在我幽深的耳廓。

所以說，我要如何才能忘去那些舊事，那段時光呢？五月的風吹來，我就會想起以前張媽媽家的小姊妹，那有著「好可愛好可愛」的面龐的好女孩，曾牽著我的小手走過東村的獨木橋的好女孩，曾幫我糊可以飛得好高好高的風箏的好女孩……，在相思花開得最好的一年，她離開我們到「很遠很遠」的地方去了，張媽媽總是告訴我：「你的小姊妹不會再回來了。」然後偷偷地擦拭她那紅腫的眼睛。而那時，我總以為小姊妹會回來的，就像五月的風從南方回來，相思花就開了一樣。

後來，我長大到要背著書包上學去了。有一年，我們一邊練唱第一句是「青青校樹」的歌兒，一邊加緊練習「雞兔同籠」、「行程問題」的時候，鳳凰花又熱鬧地開了起來，我們練唱愈勤，花兒開得愈是起勁，一片片的飄了下來，遍地都是，女生們把花瓣拼成可愛的蝴蝶，小心翼翼地夾在書本裡。我想，如果小姊妹在身邊，她一定會幫我作一隻金色的蝴蝶，讓我夾在心愛的童話詩集裡的。可是，那些吝嗇的女生却連一隻最小的，蟲咬過的蝴蝶，都不肯送給我。然而，在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，女生們紛紛地哭了，雖然我是高高興興地代表同學上台領獎的，也仍然忍不住陪著哭了。

可是，我乃不知道，成長是一種喜悅呢？還是一種悲哀？它總是教我們得到許多，又教我們失去了許多。

當我長大到可以「識得愁滋味」的時候，我頓然發覺日子竟是如此豐碩，生命竟是如此絢爛多采。每當我背著帆布書包，路過那每天必經的小徑時，一葉新綠，一片飛花，或者一抹飄過椰林的浮雲，一場滴落階前的新雨……，在在都令我馳神遐思，好足良久之。「光怪陸離」是無法言盡我對外界的觀感，而「激情澎湃」又何嘗能說出我內心的感受？

我不想說我是曾經迷失的，因為我的追求是這樣的執著，這樣的迷信著屬於自己的真理。因此，在那年，那年鳳凰花開得特別晚，幾乎都要趕不及陪我們唱驅歌，為我們送行了。同學們忙著背英文單字，忙著背歷史年代，忙著填寫聯考的志願，而我的思想仍是飄游著的；在這藍色的季節裡，時藍色的詩句，唱藍色的歌吧，或者，找一片美麗的紅葉，題上美麗的

編成★鞭趕

他說：「當編輯的滋味如何？」汪竹英
披著月光，走回牽牛花地旁的「家」時，心中就有一股喜悅和淡淡的戀意，我生活得那般富足，美得就像在編夢一樣哪！

夜歸的獨步，晨昏文字的絞練，黑、白畫面反覆腦際，似假歸真，願眾星的努力，不負月光的普照。

林淑蓉

「明晨九時，於十五教室集合」上課時，老師老是出其不意的傳來一張條子，打發了「周公的兒子」噢！睡覺的時數太少了！

「偶而，我會申請」著：「我報了某活動，錢也都繳了哩！」「我已三個禮拜沒回家了哩！」「老師大人公無私，堅毅的說：「不行！不行！勁草第一，個人第一。」

我們就本著「敬業樂群」的態度，長期的與鬆懈的慾望博鬥，終於第15期勁草即將誕生了。看著它，莫不起了眷戀之心與無比的親切感，畢竟那是我犧牲了好幾次回家與多次活動的機會呀！

的句子，送給一個美麗的女孩，而且，陪伴著她走過紅土坡上美麗的相思林。然而，在聯考的「熱戰」以後，我只能徘徊在窄門之外，我只能擁有孤單的影子，像一隻斷了翼的鳥，只能徘徊在枯了水的池邊。

成長，成長是什麼呢？它總是教我們得到許多，又教我們失去許多。「總有一天，你會知道什麼才是你需要的。」

「有人這樣告訴我。我被徵調入營時，相思花和鳳凰花開遍了整個營區，微風起處，絢麗的花屍鋪滿整條馬路——嘩，又是花開的季節！而我們步伐，不很整齊的隊伍，在上面狠狠地踏蹂躪而過。我無法說這是殘忍，還是壯烈。我只覺得這是一種需要，就像我們需要激情，需要純真一樣。激情我是知道的，而純真是什麼呢？純真就像……就像小姊妹告訴我：「小橋橋不要哭，姊姊帶你找媽媽去。」的神情那樣的吧？」

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為什麼五月的風吹來，已成過往的故事會是一串串不絕的風鈴，如此琮琤琮琤地在我幽深的心房裡迴響。是啊！為什麼呢？